

奇媛
 女
 聊
 齋
 誌
 異



海 上
 行 印 店 書 明 春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三月三版

女聊齋誌異全書

平裝一冊定價大洋一元二角

版權
所有

出版者 春明書店

總發行所 春明書店

上海四馬路中市

各省各大書局均有出售

叙

昔人云古今山川靈秀之氣往往不鍾于鬚眉丈夫而鍾于婦女諒哉是言觀於今
靚芬女史所輯女聊齋一書而益信是書羅輯數千年來之貞女才女俠女情女之魂
而彙之一編其間奇聞軼事或以情愛見稱或以節烈見著或以俠義文藻見長處常
齊變守經達權雖七尺鬚眉未易具此志略皆非有真道德真性情真氣概學問者不
辨一言以蔽之皆中華之奇女子也皆吾崑崙峨嵋長江大河數千萬年所磅礴鬱積
之奇氣也然則曷爲而以女聊齋名其書曰 靚芬賈女史者素崇拜蒲留僊之著作
著也而尤傾倒于聊齋志異一書故其居恆讀書之處嘗自顏其齋曰女聊齋蓋所以
誌慕也繼而輯是編既竟以其筆致之雋穎詞藻之古艷叙事之簡曲而語達結購之
緊峭而得勢情文兼至其筆墨足登聊齋之堂而入其室而其事蹟又~~多~~不~~乏~~於女
子因亦以齋居之名名其書曰女聊齋留僊有知得毋啾啾於青林黑塞~~否~~擬~~其~~不~~圖~~

女聊齋誌異 叙

百數十年後尙有異體同嗜之替人在
民國二年九秋之月匪遑謹叙

女聊齋誌異目錄

卷一

娥皇女英

姜嫄

紅綫

西施鄭旦

卓文君

王嬌

薛瑤英

翻風

步非煙

崔護妻

梁夫人

紅拂

崔鶯鶯

王嬌鸞

章臺柳

桂華

綠珠

韋氏

劉翠翠

柳鸞英

王瓊奴

虢國夫人

莫邪

李氏女

西河少女

木蘭

王長卿妻

張從恩繼室某氏

開元宮人

采娘

黃道婆

沈眞眞

寇妾蒨桃

曹大家

王魁

白老長

谷慧兒

陸氏女

卷二

柯壽鞠

彩鳳

嚴武

宓珠

翠筠

李老

鐵簪子

鹿女泉

穀於菟

秦良玉

荊茅

玉桂

查女

陳恭人

郭元振

薛靈雲

謝小娥

李娃

素娥

蔡箏娘

卷三

小青傳

普依祠

姚家婦

劉嫗

夏夫人

鞠烈婦

趙潘二夫人

甘后

楊太真

梅妃

牛應貞

麻姑

裴航

許真君

劉晨

趙飛燕

洛神

有外山王

吳生

卷四

聶隱娘

姁兒

雙縊廟

妙女

王夢蛟

白猿

嬌紅記

孫壯姑

邬生

袁姬

愛兒

謝翱

女聊齋誌異卷一

古吳靚芬女史賈茗輯

娥皇女英

伏史帝堯，娶富宜氏，生九男二女。長子監明，早沒，未得立。次子朱鷺，狼媚。帝堯悲之，使后稷放之丹水。堯在位七十載，欲求賢德以遜位。羣臣舉盲人子，父頑，母嚚，象傲能和以孝。堯欲試之，妻以娥皇女英，以觀厥刑。治裝下嫁於嫫水之北，使爲舜婦。於虞氏之家，舜尙見帝，帝館甥於貳室而饗之，迭爲賓主。其所居二年成邑，三年成都，飯糗茹草，以德化。娥皇女英皆執婦道，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忽有天梯緣之下，使浚井從而揜之。舜由旁孔出，而象不知，喜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箠朕，』見娥皇女英，謂曰：『二嫂可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牀彈五絃之琴，象慙怩曰：『鬱陶思君爾！』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帝堯聞之，以舜爲賢，欲禪以位。舜居攝二十有八載，堯崩，舜受終於文祖，爲有虞氏，被袵衣鼓琴，造南風之詩。其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娥皇女英嫫而理陰教，而天下大治。時卿雲見，西王母來朝，獻白環玉璫，息慚氏貢弓矢，元都貢寶玉。舜在位六十有一載，子義鈞不肖，封於商，是爲商均。禪位於禹，又十有七載，南巡狩，崩於中抬之野，乃百十有一歲。娥皇女英追思帝舜盛德，淚染湘竹，竹爲之斑，因援琴作蒼梧怨曲，調憐世，美廣韶，所謂南風之薰，可以解愠蒼梧之恐，可以寫憂者也。

史記周本紀姜嫄炎帝後姜姓有邠氏女名嫄爲帝嚳元妃后稷之母姜嫄出野見巨人跡心忻然悅欲踐之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爲不祥棄之隘巷馬牛過者皆辟不踐徙置之林中適會山林多人遷之而棄渠中水上飛鳥以其翼覆薦之姜嫄以爲神遂收養長之初欲棄之因名曰棄棄爲兒時屹如巨人之志其游戲好種樹麻菽美及爲成人遂爲耕農相地之宜宜穀者稼穡焉民皆法則之帝堯聞之舉棄爲農師天下得其利有功帝舜曰「棄黎民始飢爾后稷播時百穀封棄于邠號曰后稷別姓姬氏后稷之興在陶唐虞夏之際皆有令德」按古者天子祭天于郊而配以先禘其禮以元鳥至日用太牢祀之天子親往后率九嬪御以從當時姜嫄出祀郊禘見大人跡而覆其拇遂歆歆然如有人道之感期年而生棄是爲耕農之鼻祖其說頗爲神奇後世多有疑之者蘇氏云凡物之異於常物者其取天地之氣常多故其生也或異麒麟之生異於牛羊蛇龍之生異於魚鼈物固有然者矣神人之生而有以異於人何足怪哉斯言得之矣

紅綫

甘澤謠紅綫潞州節度使薛嵩家青衣善彈阮咸又通經史嵩遣其掌牋表號曰內記室時軍中大宴紅綫謂嵩曰「羯鼓之音頗悲調其聲者必有事也」嵩亦明曉音律曰「如女所言乃召而問之云某妻昨夜亡不敢請假」嵩遽遣放歸時至德之後兩軍未甯初至招義軍以釜陽爲鎮命嵩固守控壓山東殺傷之餘軍府草創朝廷復遣以女嫁魏博節度使田承嗣男男取滑州節度使令狐彰女三鎮互爲姻婭人使日浹往來時田承嗣嘗患熱毒風遇夏增劇每曰「我若移鎮山東納其涼冷可緩數年之命乃命軍中武勇十倍者得三千人號外宅男而厚恤養之常令三百人直州宅卜選良日將并潞州嵩聞之夜憂悶咄咄自語計無所出時夜漏將傳轅門已閉杖策庭除惟紅綫獨行紅綫曰「主自一月不遑寢食意有所屬豈非隣境乎」嵩曰「事係安危非爾能料」紅綫曰

『某雖賤品，然亦有解主憂者。』嵩乃具告其事曰：『我承祖父遺業，受國家大恩，一旦失其疆土，即數百年勳伐盡矣。』紅綫曰：『易爾不足勞主憂也，乞放某，一到魏郡，看其形勢，觀其有無，今一更首途，三更可以復命，請先定一走馬，兼具寒暄書，其他即俟某卻回也。』嵩大驚曰：『不知汝是異人，吾之暗也。然事若不濟，反速其禍，奈何？』紅綫曰：『某之行無不濟者，乃入閨房，飾其行具，梳烏鬢，攢金鳳釵，衣紫繡短袍，繫青絲輕履，胸前佩龍文匕首，額上書太乙神名，再拜而倏忽不見。』嵩乃返身閉戶，背燭危坐，常時飲酒數合，是夕舉燭十餘，不醉，忽聞曉角吟風，一葉墜落，驚而起視，即紅綫回矣。嵩喜而慰問曰：『事諧否？』曰：『不敢辱命。』又問曰：『無傷殺否？』曰：『不至，是僅取牀頭金合爲信耳。』紅綫曰：『某子夜前三刻，即到魏郡，凡歷數門，遂及寢所，聞外宅男止於房廊，睡聲雷動，見軍士卒步於庭廡，傳呼風生。某發其左扉，抵其寢帳，田親家翁止於帳內，鼓趺酣腹，頭枕文犀，髻包黃穀，枕前露臺一七星劍，劍前仰開一金匣，內書生身甲子與北斗神名，復著名香，及美珍散覆其上，揚威玉帳，但期心豁於生前，夢寢蘭堂，不覺命懸於手下，甯勞禽縱，祇益傷嗟。時則燭炬光疑，爐香煨燼，侍人四布，兵器森羅，或頭觸屏風，駢而彈者，或手持巾拂，寢而伸者，某攀其簪珥，縻其繡裳，如病如瘡，皆不能寤，遂持金合，既出魏城西門，將行二百里，銅臺高揭，漳水東流，晨雞動野，斜月在林，憂往喜還，頓忘於行役，感知酬德，仰副於心期，所以夜漏三時，往返七百餘里，入危邦，一道經五六城，冀滅主憂，敢言其苦。』嵩乃發使遺承嗣書曰：『昨宵有客從魏中來，云：自元帥牀頭獲一金合，不敢留駐，謹卻封納，專使星馳，夜半方到，見搜捕金合，一軍憂疑，使者以馬捶叩門，非時請見，承嗣遽出，以金合授之。奉承之時，驚但絕倒，遂駐使者止於宅中，狎以私宴，多其錫賚，明日遣使齎繒帛三萬疋，名馬二百匹，他物稱是，以獻於嵩曰：『某之首領，繫在恩私便宜，知過自新，不復更貽伊戚，專膺指使，敢議烟親，彼富奉轂後車，來則麾鞭前馬，所置紀綱僕號，爲外宅男者，本防他盜，亦非異圖。今並脫其甲裳，放歸田畝矣。』由是一兩月內，河北河南人使交至，而紅綫辭去。嵩曰：『女生我家，而今欲安往？又方賴女力，豈可議行？』紅綫曰：『某前世本男，』

子游學江湖間，讀神農藥書，而救世人災患時，里有孕婦忽患疊瘕，某以堇花酒下之，婦人與腹中二子俱斃。是某一舉殺三人，陰功見誅，降爲女子，使身居賤隸，氣稟戾星，所幸生於公家，今十九年矣，使身厭羅綺，口窮甘鮮，寵待有加，榮亦至矣。況國家建極，慶且無疆，此輩背違天理，當盡弭患。昨往魏郡，以示報恩兩地，保其城池，萬人全其性命，使亂臣知懼，烈士安謀，在某一婦人功亦不小，固可贖其前罪，還其本身，便當遁跡塵中，栖心物外，澄清一氣，生死常存。」嵩曰：「不然，遺爾千金，爲居山之所給。」紅綫曰：「事關來世，安可預謀？」嵩知不可駐留，乃廣爲餞別，悉集賓客，夜宴中堂。嵩以歌送紅綫，酒諸坐客中，冷朝陽爲詞，詞曰：「采菱歌怨木蘭舟，送客魂消百尺樓，還是雒妃乘露去，碧天無際水空流。」歌畢，嵩不勝悲，紅綫返袂且泣，因推醉離席，遂亡其所在。

西施鄭旦

吳越春秋，越王謂大夫釋曰：「孤聞吳王淫而好色，惑亂沉湎，不領政事，因此而謀可乎？」釋曰：「可破，夫吳王淫而好色，幸諂佞以曳心，往獻美女，其必受之。惟王選擇美女二人而進之。」越王曰：「善。」乃使相者國中得苧蘿山鬻薪之女，曰西施鄭旦，飾以羅縠，教以容步，習於土城，臨於都巷，三年學服，而獻於吳。乃使相國范蠡進曰：「越王勾踐，竊有二遺女，越國洿下，困迫不敢稽留，謹使臣蠡獻之。大王不以鄙陋寢容，願納以供箕帚之用。」吳王大悅，曰：「越貢二女，乃勾踐盡忠於吳之證也。」子胥諫曰：「不可，王勿受也。臣聞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昔桀易湯而滅，紂易文王而亡，大王受之後，必有殃。」臣聞越王朝書不倦，晦誦竟夜，且聚敢死之士數萬，是人不死，必得其願。越王服誠行仁，聽諫進賢，是人必成其名。越王夏被毛裘，冬御絺綌，是人必爲對隙。臣聞賢士國之寶，美女國之咎，夏亡以妹喜，殷亡以妲己，周亡以褒姒。吳王不聽，遂受其女，國卒亡。按吳地記，嘉興縣南一百里，有語兒亭，勾踐令范蠡取西施以獻夫差，西施於路與范蠡潛通，三年始達吳，遂生一子。至此亭，其子

一歲能語，因名語兒亭。越絕書曰：『西施亡吳後，復歸范蠡，同泛五湖而去。』按瑯環記：採蘭雜誌，西施舉體有異香，每沐浴竟，宮人爭取其水，積之蠶瓮。用松枝灑於帷幄，滿室俱香。蠶瓮中積久，下有濁渣，凝結如膏，宮人取以晒乾，香蹻於水，謂之沈水。製錦囊盛之，佩於寶襪，交趾密香樹水沈者曰沈水，亦因此借名。

卓文君

史記司馬相如傳：司馬相如蜀郡成都人，字長卿，以資爲郎，事孝景帝爲武騎常侍，因病免，客游梁。梁孝王令與諸生同舍，乃著子虛之賦。會梁孝王卒，相如歸而家貧無以自業，素與臨邛令王吉相善，相如往舍都亭，臨邛令繆爲恭敬，日往朝相如。臨邛中富人卓王孫爲具召之，并召令，令既至，卓氏客以數百，長卿病不能往。臨邛令自往迎相如，酒酣，臨邛令前奏琴曰：『竊聞長卿好之，願以自娛。』長卿辭謝爲鼓一再行。是時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繆與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相如之臨邛，車騎雍容，閒雅甚都，及飲，卓氏弄琴，文君竊從戶窺之，心悅而好之，恐不得當也。既罷，相如乃令人厚賜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乃與馳歸家，居徒四壁立。卓王孫大怒曰：『女至不材，我不忍教，不分一錢也。』人或謂王孫，王孫終不聽。文君久之不樂曰：『長卿第俱如臨邛，從昆弟假貸，猶足爲生，何至自苦如此？』相如與俱之臨邛，盡賣其車騎，買一酒舍，酤酒，而令文君當釀，相如身自著犢鼻褌，與庸保雜作滌器於市中。『卓王孫聞而恥之，爲杜門不出，昆弟諸公更謂王孫曰：『有一男兩女所不足者，非財也。今文君已失身於司馬長卿，長卿故倦游雖貧，其人材足依也，且又令客，奈何相辱如此？』卓王孫不得已，分與文君僮百人，錢百萬，及其嫁時衣被財物。文君乃與相如歸成都，買田宅爲富人居。久之，屬人楊得意爲狗監，侍上，讀子虛賦而善之，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爲此賦，上召問相如，相如請爲天子賦游獵賦，成奏之。天子以爲郎，蒙唐略通夜郎，因通西南夷，印笮之君長，聞南夷與漢通，得賞賜多多，願爲內臣妾，請吏，天子拜相如』

如爲中郎將，建節往使，乘傳至蜀。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先驅。於是卓王孫喟然而歎，自以得使女尙司馬長卿晚。

王嬙

後漢書匈奴列傳：初先帝時，以良家子選入掖庭，時呼韓邪來朝，帝勅以宮女五人賜之，昭君入宮數歲不得見御，積悲怨，乃請掖庭令求行，呼韓邪臨辭大會，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豐容靚飾，光明漢宮，顧景裴回，竦動左右，帝見大驚，意欲留之，而難於失信，遂與匈奴生二子，及呼韓邪死，其前閼氏子代立，欲妻之，昭君上書求歸，成帝敕令從胡俗，遂復爲後單于閼氏焉。按西京雜記：元帝後宮既多，不得常見，乃使畫工圖形，案圖召幸之，諸宮人皆賂畫工，多者十萬，少者亦不減五萬。獨王嬙不肯，遂不得見。匈奴入朝，求美人爲閼氏，於是上按圖以昭君行，及去召見，貌爲後宮第一，善應對，舉止閑雅，帝悔之，而名籍已定。帝重信於外國，故不復更入，乃重案其事，畫工皆棄市，籍其家資皆巨萬。按妝樓記：明妃秭歸人，臨水而居，恆於溪中盪手，溪水盡香，今名香溪。按鄒之臨女俠傳：昭君字嬙，南郡人也。初元帝時，以良家子選入掖庭，會匈奴單于朝求美人爲閼氏，帝勅以宮女賜之，昭君入宮數歲，未得見御，積悲怨，乃請掖庭令求行，單于臨辭大會，帝召女以示之，昭君豐容靚色，光明漢宮，顧影徘徊，竦動左右，帝見大驚，意欲留之，而重難更改，遂與匈奴昭君戎服乘馬，提一琵琶出塞而出。

薛璠英

杜陽雜編：元載寵姬薛璠英，攻詩書，善歌舞，仙姿玉質，肌香體輕，雖旋波搖光，飛燕綠珠不能過也。璠英之母趙娟，亦本岐王之愛妾也。後出爲薛氏之妻，生璠英，而幼以香啗之，故肌香也。及載納爲姬，處金絲之帳，却塵之褥，

其綈出自勾驪國，一云是却塵之獸毛所爲，其色殷鮮光輭無比，衣龍綈之衣一襲，無一二兩，搏之不盈一握，載以瑤英體輕，不勝重衣，故亦異國求是服也。唯賈至、楊公南與載友善，故往往得見歌舞，至因贈詩曰：「舞怯銖衣重，笑疑桃臉開。」方知漢武帝虛築避風臺，公南亦作長歌褒美，其略云：「雪面澹娥天上女，鳳簫鸞翅欲飛去，玉釵寶翠步無塵，楚腰如柳不勝春。」瑤英善爲巧媚，載惑之，怠於庶務，而瑤英之父曰「宗本」，兄曰「崇義」，與趙娟遞相出入，以搆賄賂，號爲關節，更與中書主吏卓倩等爲腹心。而宗本輩以事告者，載未嘗不領之。天下庸實貨求大官職，無不特載權勢，指薛卓爲梯媒，及載伏誅，瑤英自爲俚妻矣。論者所元載喪令德，而崇貪名，自一婦人而致也。尤物移人，不可思哉！

翻風

拾遺記：石季倫愛婢名翻風，魏末於胡中得之。年始十歲，使房內養之。至十五，無有比其容貌，特以姿態見美，妙別玉聲，巧觀金石。石氏之富，方比王家，驕侈當世，珍寶奇異，視如瓦礫，積如糞土，皆殊方異國所得，莫有辨識其出處者。迺使翻風別其聲色，悉知其處，言西方北方，玉聲沉重而性溫潤，佩服者益人性靈，東方南方，玉聲輕潔而性清涼，佩服者利人精神。石氏侍人美艷者數千人，翻風最以文詞擅愛，石崇嘗語之曰：「吾百年之後，當指白日以汝爲殉。」答曰：「生愛死離，不如無愛，妾得爲殉，身其何朽？」於是彌見寵愛，崇常擇美姿容相類者十人，裝飾衣服大小一等，使忽視不相分別，常侍於側，使翻風調玉以付工人，爲倒龍之佩，鑲金爲鳳冠之釵，言刻玉爲倒龍之勢，鑲金釵象鳳皇之冠，結袖繞檀而舞，晝夜相積，謂之恆舞，欲有所召，不呼姓名，悉聽珮聲，視釵色。玉聲輕者居前，金色艷者居後，以爲行次而進也。使數十人各含異香，行而語笑，則口氣從風而颺，又屑沉水之香如塵，末布象牀上，使所愛者踐之，無迹者賜以真珠百琲，有迹者節其飲食，令身輕弱，故閨中相戲曰：「爾非細骨輕軀，那得百琲」

眞珠？及翺風年三十，妙年者爭嫉之，競相排毀。石崇受譖潤之言，卽退翺風爲房老，使主羣少，迺懷怨而作五言詩曰：『春華誰不美，卒傷秋落時。突烟還自低，鄙暹豈所期。桂芳徒自蠹，失愛在蛾眉。坐見芳時歇，懽悻空自嗤。』石氏房中歌，此爲樂曲，至晉末迺止。

步非煙

皇甫枚非煙傳：臨淮武公業，咸通中任河南府功曹參軍。愛妾曰非煙，姓步氏。容止纖麗，若不勝綺羅，善秦聲，好文筆，尤工擊甌，其韻與絲竹合。公業甚璧之。其比鄰天水趙氏第也，亦衣纓之族，不能斥言，其子曰「象」。端秀有文，纔弱冠矣。時方居喪禮，忽一日於南垣隙中窺見非煙，神氣俱喪，廢食忘寐，乃厚賂公業之闈，以情告之。闈有難色，復爲利所動，乃令其妻伺非煙間處，以象意言焉。非煙聞之，但含笑凝睇而不答焉。門媼盡以語象，象發狂心，蕩不知所持，乃取薛濤箋題絕句曰：『一覩傾城貌，塵心只自猜。不隨蕭史去，擬學阿蘭來。』以所題密緘之，祈門媼達非煙。煙讀畢，吁嗟良久，謂媼曰：『我亦曾窺見趙郎，大好才貌，此生薄福，不得當之。蓋鄙武生，寵悍非良配耳。』乃復酬篇，寫於金鳳牋曰：『綠慘雙蛾不自時，只緣幽恨在新詩。郎心應似琴心怨，脉脉春情更擬誰？』封付門媼，令遺象。象啓吟咏數四，拊掌喜曰：『吾事諧矣。』又以剡溪玉葉牋賦詩以謝曰：『珍重佳人贈好音，綵牋芳翰兩情深。薄於蟬翼難供恨，密似繩頭未寫心。疑是落花迷碧洞，只思輕雨洒幽襟。百回消息千回夢，裁作長聲寄綠琴。』詩去旬日，門媼不復來，象憂恐事洩，或非煙追悔。春夕於庭前獨坐賦詩曰：『綠暗紅藏起暝煙，獨將幽恨小庭前。沉沉良夜與誰語，星隔銀河月半天。』明晨起吟際，而門媼來傳非煙語曰：『勿訝旬日無信，蓋以微有不妥。』因授象以連蟬錦香囊，并碧苔牋詩曰：『無力嚴妝倚繡櫺，暗題蟬錦思無窮。近來贏得傷春病，柳弱花欹怯曉風。』象結錦囊於懷，細讀小簡，又恐煙憂思增疾，乃剪烏絲闌爲回簡曰：『春日遲遲，人心悄悄，自因窺觀，長役』

夢魂雖羽駕塵襟，難與會合。而丹誠皎日，誓以周旋。况又聞乘春多感，芳履遠和，耗冰雪之妍姿，鬱蕭蘭之佳氣，憂抑之極，恨不翻飛，企望寬情，無至憔悴，莫孤短韻，寧爽後期，恍惚寸心，書豈能盡。兼持菲什，聊繼華篇。」詩曰：「見說傷情爲見春，想封蟬錦綠蛾顰，叩頭爲報煙卿道，第一風流最損人。」門媼既得回簡，徑齎詣煙閣中，武生爲府據屬，公務繁多，或數夜一直，或竟日不歸。是時適直生入府，曹煙拆書，得以款曲尋繹，既而長太息曰：「丈夫之志，女子之心，情契魂交，視遠如近也。」於是閨戶垂幌爲書曰：「下妾不幸，垂髫而孤，中間爲媒妁所欺，遂匹合於瑣類，每至清風明月，移玉柱以增懷，秋帳冬缸，汎金徽而寄恨，豈期公子，忽貽好音，發華絨而思飛，飄麗句而目斷，所恨洛川波隔，賈午牆高，聯雲不及於秦臺，薦夢尚遙於楚岫，猶望天從素懇，神假微機，一拜清光，九殞無恨，兼題短什，用寄幽懷。」詩曰：「畫簷春燕須同宿，蘭浦雙鴛肯獨飛，長恨桃源諸女伴，等閒花裏送郎歸。」封訖，召門媼令達於象，象覽書及詩，以煙意稍切，喜不自持，但靜室焚香虔禱，以俟。忽一日將夕，門媼促步而至，笑且拜曰：「趙郎願見神仙否？」象驚連問之，傳煙語曰：「今夜功曹值府，可謂良時，妾家後庭，郎君之前垣也。若不渝惠，好專望來儀，方寸萬重，悉俟晤語，既曠黑。」象乃躋梯而登，煙已令重榻於下，既下見煙，靚妝盛服，立於花下，拜訖俱以喜極不能言，乃相携自後門入堂中，遂背缸解幌，盡繾綣之意焉。及曉鐘初動，復送象於垣下，煙執象泣曰：「今日相遇，乃前生姻緣耳，勿謂妾無玉潔松貞之志，放蕩如斯，直以郎之風調，不能自顧，願深鑒之。」象曰：「抱希世之貌，見出人之心，已誓幽容，永奉歡狎。」言訖，象踰垣而歸，明日託門媼贈煙詩曰：「十洞三清雖路阻，有心還得傍瑤臺，瑞香風引思深夜，知是藥宮仙取來。」煙覽詩微笑，因復贈象詩曰：「相思只恨來相見，相見還愁却別君，願得化爲松上鶴，一雙飛去入行雲。」封付門媼，仍令語象曰：「賴妾有小小篇詠，不然，君作幾許大才面目，茲不盈句，常得一期於後庭，展微密之思，罄宿昔之心，以爲鬼神，不知天人相助，成景物寓目，歌詠寄情，來往頻繁，不能記載，如是者周歲，無何煙數以細故，撻其女奴，奴陰銜之，乘間盡以告公業，公業曰：『汝慎言！』我當伺察之。」後至值日，乃僞陳

狀請假，迨夕如常入直，遂潛於門里，街鼓既作，匍伏而歸，循牆至後庭，見煙方倚戶微吟，象則據垣斜睇，公業不勝其忿，挺前欲擒，象覺跳去，業搏之得其半襦，乃入室呼煙詰之，煙色動聲戰，而不以實告，公業愈怒，縛之大柱，鞭楚血流，但云生得相親，死亦無恨，深夜公業怠而假寐，煙呼其所愛女僕曰：「與我一盃水，水至飲盡而絕。」公業起將復笞之已死矣，乃解縛舉置閣中，連呼之，聲言暴疾致殞，後數日窆於北邙，而里巷間皆知其強死矣。象因變服易名，遠竄江浙間，洛陽才士有崔李二生，常與武掾游處，崔賦詩末句云：「恰似傳花人飲散，空牀拋下最繁枝。」其夕夢煙謝曰：「妾貌雖不追桃李，而零落過之，捧君佳什，愧仰無已。」李生詩末句云：「艷魄香魂如有在，還應羞見墜樓人。」其夕夢煙戟手而言曰：「士有百行，君能全乎？何至矜片言苦相詆斥，當屈君於地下面證之。」數日李生卒，時人異焉。

崔護妻

孟啓本事詩博陵崔護，姿質甚美，而孤潔寡和，舉進士下第，清明獨游都城南，得居人莊一畝之宮，而花木叢萃，寂若無人，叩門久之，有女子自門隙窺之，問曰：「誰耶？」以姓字對曰：「尋春獨行，酒渴求飲。」女子以杯水至，開門設牀命坐，獨倚小桃斜柯，佇立而屬意殊厚，妖姿媚態，綽有餘妍，崔以言挑之不對，目注者久之，崔辭去，送至門如不勝情而入，崔亦睇盼而歸，嗣後絕不復至，及來歲清明日，忽思之情不可抑，徑往尋之，門墻如故，而已銷局之，因題詩於左扉曰：「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面祇今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後數日，偶至都城，南復往尋之，聞其中有哭聲，叩門問之，有老父出曰：「君非崔護耶？」曰：「是也。」又哭曰：「君殺吾女。」護驚起莫知所答，父老曰：「吾女笄年，知書未適人，自去年以來，常恍惚若有所失，比日與之出，及歸，見左扉有字，讀之入門而病，遂絕食數日而死，吾老矣，此女所以不嫁者，將求君子以託吾身，今不幸而殞，得非君殺之耶？」又特大哭，崔亦

感動，請入哭之，尙儼然在牀，崔舉其首枕其股而祝曰：『某在斯，某在斯。』預與開目，半日復活矣！父大喜，遂以女歸之。

梁夫人

按宋史韓世忠傳：世忠妻梁氏，及子亮爲苗傅所質，防守嚴密，朱勝非給傳曰：『今白太后遣二人慰撫世忠，則平江諸人益安矣！』於是召梁氏入封安國夫人，俾迓世忠，速其勤王。梁氏疾驅出城，一日夜會世忠於秀州，兀尤入侵，世忠以前軍駐青龍鎮，中軍駐江灣，後軍駐海口，俟敵歸，邀擊之。金兵至，世宗已先屯焦山寺，兀尤遣使通問，約之大戰，許之。戰將十合，梁夫人親執桴鼓，金兵終不得渡，盡歸所掠。建康六年，授世忠武甯安化軍節度使，京東准東路宣撫處置使，置司楚州。世忠拔草萊立軍府，與士同力役，夫人梁親織薄爲屋。按鎮江府志：梁氏京口娼也，嘗五更入府候賀朔，忽於廊柱下見一虎蹲臥，鼻息齁齁然，亟走出，復往視之，乃一卒也。因問其姓名爲韓世忠，心異之，密告其母，謂定非凡人，乃邀至家，具酒食，深相結納，資以金帛，約爲夫婦。世忠後立殊功，爲中興名將，遂封安國夫人，親執桴鼓，敵不能濟，俘獲甚衆，尋又邀兀尤於黃天蕩，幾成擒矣。一夕鑿河遜去，梁疏言世忠失機縱敵，乞加罪責，舉朝爲之動色。

紅拂

張說虬髯客傳：煬帝之幸江都也，命司空楊素守西京，素奢貴自奉，禮異人，臣每賓客上謁，未嘗不踞床而見，令美人捧出，侍婢羅列，頗僭於上。末年更甚，一日衛公李靖以布衣來謁，素亦踞見之，靖前揖曰：『天下方亂，英雄競起，公爲帝室重臣，須以收羅豪傑爲心，不宜踞見賓客。』素歛容與語，大悅，一妓有殊色，執紅拂立於前，獨目靖。